

作者簡介

鄭紅翠，1993年本科畢業於黑龍江大學中文系，2009年於哈爾濱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博士生導師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張錦池教授、關四平教授。現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常務副主編，從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主編《想像力的世界——二十世紀「道教與古代文學」論叢》（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獨立完成黑龍江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基金項目一項，近年來在《明清小說研究》《學術交流》等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

提 要

遊冥故事是中國古代敘事文學中的一個故事類型，其出現源於古代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思考，發展興盛則主要是佛教地獄觀直接或間接作用於文學的結果，同時也與小說自身的發展密切相關。

大多數遊冥故事中，冥界觀念中佛教地獄觀念占主體部分，冥界主宰機構的主要功能就是根據生前善惡對亡靈進行審判，對有罪亡魂進行懲罰。宋代以前冥界審判的依據主要是亡者的宗教態度與宗教行為，宋以後對亡者的道德評判置於首位。漢魏晉時期，為中國本土遊冥故事時期，體現中國傳統的幽冥觀念；南北朝時期，佛教地獄與中國冥府漸趨融合，是宣傳佛教地獄觀的載體。故事宗教色彩突出，敘述的重點是遊歷地獄，體現宣教勸教主旨；中晚唐時期，為冥界觀念定型期，遊冥故事中閻羅王的主宰地位得以確立，世俗化特徵突顯，創作技巧更為成熟；宋以後為宗教色彩淡化期，佛教地獄觀念與儒家思想合流，充滿了濃濃的道德勸懲與教化色彩；明清時期，遊冥故事呈現多元化特徵，開始脫離宗教的束縛，成為小說家的一種敘事手段，在推動小說情節發展、構架小說結構、完成小說主題等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和「秦檜冥報故事系列」是兩個影響較大的遊冥故事，故事的發展流變能夠體現出故事的創作主旨、人物形象、冥界觀念、故事功能等方面的變遷，同時也能考察民間傳聞對於文人小說創作的影響。

序

鄭紅翠君 2006 年考入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成為「宋元明清文學」方向的博士生。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她於 2009 年順利畢業，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她是張錦池教授和我合作指導的博士生，張老師任第一導師，我任第二導師。鄭紅翠這部學術著作就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三易其稿修改而成，現在要付梓問世了，我和張老師都很高興，在此向鄭紅翠同學表示由衷的祝賀！大著出版之際，鄭紅翠囑我寫幾句話，我覺得義不容辭就答應了。下面就把我閱讀書稿的感受書之於後，和廣大讀者分享。

一、知難而進，勇於挑戰

鄭紅翠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她自己選擇的。記得討論論文選題的時候，我曾經一再問她，選擇這個題目你考慮好了嗎？準備充分嗎？作為一個女孩子寫鬼魂的題材，你不感到恐懼嗎？她的回答始終是肯定的，堅定不移的，態度十分執著。這令我對她刮目相看。亞里士多德曾指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鄭紅翠對這個題材有興趣，且如此堅定，準備充分，我就相信她能夠做好這篇論文。實際上她自己也知道，這個題目涉及面廣，內容駁雜，搜集梳理困難，總結概括不易，是一個不好做的難題。但她能夠不懼煩難，知難而進，面對自己感興趣而又有學術價值的選題，勇於向困難挑戰，同時也是挑戰自我。這種精神和勇氣是值得鼓勵的，應該給予支持。這也是作為一個年輕人、作為一個博士生、作為一個青年學子應該有的學術素養、膽識氣魄和精神狀態。有鑑於此，我將這一點放在前面特地先說一說，既是對鄭紅翠治學精神的肯定，也是對在讀博士生的鼓勵。

二、縱橫交錯，填補空白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芸芸眾生與人們憑想像創造出來的冥府中的虛幻鬼魂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鬼魂是否存在，這是個一直存有爭議的複雜問題。相比較而言，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有鬼論者顯然佔有多數。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指出：「當時以為幽冥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不僅魏晉時期如此，此後一直到清代亦是如此。起碼一般大眾是將信將疑、難置可否。當然，如果要準確辨析此問題，還需從概念入手，首先要搞清楚應如何界定「鬼」的內涵。從概念的解釋層面來說，筆者認為，阮籍所云「人死為鬼」的定義最為簡潔明確，又容易為人所理解和接受。這既將生與死二界做了區分，以人所必須經歷的「死」來劃線，一分为二，人與鬼判然二界，不能混淆，但同時又說明了鬼的來源及鬼與人的關係，一一對應，等量齊觀。換句話說就是：過去現實世界有多少人，冥界就應有多少鬼；現在現實世界存在多少人，將來冥界就將會陸續增加多少鬼。這樣一解釋，鬼的產生和存在就是一種必然現象，就掃除了人們對鬼的恐懼感，也揭去了其神秘面紗。唐代詩僧王梵志所做的有關人生死關係的詩作也形象地說明了人與鬼的對應關係：「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這就揭示出城裏的活人終究會成為城外墳墓裏的鬼，並且一人對應一鬼，數據吻合，絕無例外。

既然鬼的隊伍如此龐大，人們就不能無視或忽視其存在，於是人們試圖立足於現實社會生活中曾出現的無法解釋的一系列神秘現象，以各種方式建立人與鬼或曰現實世界與地下冥府之間的聯繫。其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冥府的人回歸現實世界，即所謂「還陽」；一是現實世界的人進入冥府，即所謂「入冥」。並且通過文學創作來虛構其複雜故事情節，將其形象化地表現出來。鄭紅翠博士論文研究的內容就屬於這個領域。

綜上所述，這個龐雜的領域是值得研究的，既有學術價值，也有理論價值。從生命科學、人文科學發展的時代侷限來說，這一研究的價值或許會隨著時代和科學的發展而增值。從學界目前的研究現狀來說，已經有了前人與時賢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但因其過於龐雜，難以把握，研究拓展的空間還較大。有鑑於此，鄭紅翠試圖從縱向和橫向兩個層面交錯進行，通過縱橫互補的雙向觀照，來發現新問題，做出新闡釋，填補其空白。

從橫向層面說，作者在第一章中，把古代小說中的遊冥故事所展示的幽

冥世界進行了方方面面的解剖，使得讀者可以全面充分地掌握幽冥世界的複雜建構形態。這裡邊包括：遊冥故事中的冥府方位地點及文化歸屬、冥府外部特徵與冥界之主、冥界主宰機構及其官僚體系以及其審判功能，冥府和人間官府的關係、遊冥故事中兩岸世界的互動關係、入冥原因與方式、復蘇與還陽的指向、遊冥故事的人間情懷，等等。該著中這部分內容分析細密，挖掘深入，梳理全面，其中多有新的發現和新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學界研究的空白和不足。

從縱向層面觀照，作者在第二章中，又在第一章橫向研究的基礎上對遊冥故事做了「歷史演變的」全方位掃描，從漢代一直到清代，系統而清晰，簡明而周詳，抓住特色，概括準確，不乏真知灼見。特別是其中對各個時代遊冥故事所具特色的概括，就可見出作者對豐富材料的把握能力和總結概括能力。諸如：漢魏晉的遊冥故事特色是：傳統冥界觀的再現與遊冥故事的雛形；南北朝是傳統冥界觀與佛教地獄觀的合流；唐代是冥界觀念的定型與遊冥故事的世俗化；宋代是勸懲主旨與宗教色彩的淡化；明清是遊冥故事蛻變為小說敘事手段。既有歷史演化軌跡的清晰勾勒，又有每個時代的獨特色彩和準確定位。其中幾個關鍵性的轉折點也找得很準，足見其宏觀把握問題的學術眼光。這一章的撰寫，增加了該著的歷史厚度，凸顯出著作的學術價值。其中一些新材料的發現和新觀點的提出，也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三、緊扣主題，立足文本

在橫向展示了遊冥故事的豐富和縱向梳理了其源遠流長的演變軌跡之後，作者還是緊扣「遊冥故事與中國古代小說」這個中心論題，把論述重點回歸到遊冥故事對中國古代小說建構影響的主題。於是特意設計了第三章——遊冥故事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建構。在這一章中，作者立足中國古代小說文本，具體考察和研究了遊冥故事在中國古代小說文本中的呈現形態，梳理、歸納其對古代小說建構的諸多作用與深遠影響。作者對此是從五個層面切入進行具體研究的。其中包括：古代小說的敘事模式、團圓結局方式、勸懲模式和「實錄」敘事特徵等。由於作者能夠立足文本，並且對文本爛熟於心，所以能夠將文本紛繁複雜的描寫上升到理論高度，進而總結出五個有理論價值的方面加以概括。這就使其研究既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又有普泛的理論意義。不僅如此，作者又進而分別在這幾個層面中深入進去，具體論證，再歸納、

總結出一系列具體的理論問題進行探究。諸如：因果相屬的連環套式結構形態、敘述視角的靈活轉換、團圓結局方式、地獄受罰模式、「實錄」敘事特點及成因、地下空間想像與時間想像，等等。這就把本來是遊冥故事的結構特點上升到中國古代小說敘事模式、結構方式和時空建構等比較宏大的層面加以觀照和研究。這就做到了由個別到一般，從而使其研究建立在了紮實的文本材料的基礎之上，使其得出的結論具有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說服力。這也就使其論題中涉及的遊冥故事和中國古代小說這兩個關鍵詞之關係得到了充分而又細密的闡釋，對二者的關係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闡發，很好地論證了論題所要求回答的一系列問題。

為了使其論證更為詳實和有力，作者又設計了第四章——遊冥故事系列個案研究。具體研究了「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和「秦檜冥報故事系列」。從人物關係上看，這兩個歷史人物又構成了正反、善惡、美醜的鮮明對比。通過對個案故事人物形象的演變、佛教機緣與故事功能、忠奸觀念的強化、民間幽冥信仰的多元性強化等問題的論述，遊刃有餘地將個案的遊冥故事做了細密的分析，從中也梳理發現了一些新問題。這兩個遊冥故事系列的個案研究，與前三章的遊冥故事的整體研究構成了總論和分論的呼應，達到了總論統領、個案密縫的互補效果。

當然，從數量上說，這兩個個案雖然具有代表性，但還是稍嫌少了一點，如果再能有一兩個個案的加入，那就會更豐滿一些。

關四平 2018年夏



目次

序 關四平	
序 論	1
第一章 遊冥故事展示的幽冥世界	13
一、遊冥故事中的冥府外部特徵與冥界之主	13
(一) 冥府是人間官府的剪影	13
(二) 冥府方位地點及文化歸屬	17
(三) 遊冥故事中冥界之主的演變	19
二、遊冥故事中的冥界主宰機構	26
(一) 冥界主宰機構的構成與冥界官僚體系	26
(二) 冥界主宰機構的審判功能	32
(三) 地獄的設置與進入地獄的準則	38
三、遊冥故事中兩岸世界的互動	45
(一) 複雜多樣的入冥原因與恍惚入夢的入冥方式	45
(二) 曲折艱辛的復甦與向佛向善的還陽指向	49
(三) 溝通陰陽的使者	51
四、遊冥故事的人間情懷	58
(一) 遊冥故事的惡死樂生情結	58
(二) 遊冥故事體現出對眾生的關愛	61
(三) 彼岸世界的人生情誼	65
第二章 遊冥故事的歷史演變	69
一、漢魏晉遊冥故事：傳統冥界觀的再現與遊冥故事的雛形	69
(一) 遊冥故事以復生故事為基礎	69
(二) 以泰山治鬼信仰為核心的傳統冥界觀的再現	73
(三) 開啟後世遊冥故事的基本框架與情節模式	78
二、南北朝遊冥故事：傳統冥界觀與佛教地獄觀的合流	80
(一) 佛教地獄觀念的傳播與遊冥故事的勃興	80

(二) 傳統冥界觀與佛教地獄觀的合流	84
(三) 由宗教宣傳品到遊冥小說的發展趨勢	92
三、唐代遊冥故事：冥界觀念的定型與遊冥故事的世俗化	94
(一) 地獄說的流行與遊冥故事的發展高峰	94
(二) 冥界觀念的定型與閻羅王主宰地位的 確立	97
(三) 唐代遊冥故事的世俗化	99
(四) 遊冥故事「有意為小說」的藝術創作	103
四、宋代遊冥故事：勸懲主旨與宗教色彩的淡化	111
(一) 宋代佛教的儒化與宋代文言小說的勸懲 意識	111
(二) 宋代遊冥故事勸懲主旨的突顯	114
(三) 宋代遊冥故事宗教色彩的淡化	120
五、明清遊冥故事：遊冥故事蛻變為小說敘事手段	128
(一) 明清時期遊冥故事的繁榮	128
(二) 明清遊冥故事成為小說敘事手段	133
(三) 遊冥故事成為明清文人針砭現實的載體	136
第三章 遊冥故事對中國古代小說的建構	143
一、遊冥故事與古代小說敘事模式	143
(一) 因果相屬的連環套式結構形態	143
(二) 敘述視角的靈活轉換	148
(三) 「冥判」對中國古代小說敘事結構的 影響	154
二、遊冥故事與古代小說團圓結局方式	159
(一) 中國古代小說團圓結局的實現方式	159
(二) 遊冥故事的團圓結局方式	162
(三) 遊歷地獄成為小說實現團圓結局的一 種方式	165
三、遊冥故事與古代小說勸懲模式	169
(一) 古人對小說勸誡教化功能的認識	169
(二) 遊歷地獄是遊冥故事的勸懲模式	172

(三) 地獄受罰是中國古代小說勸懲的主要 模式	177
四、遊冥故事的「實錄」敘事特徵	180
(一) 史傳文學對文言小說的影響概說	180
(二) 遊冥故事的「徵實」特點	183
(三) 遊冥故事「實錄」敘事的成因	188
五、遊冥故事的時空想像與小說想像空間	193
(一) 先秦兩漢文學的地下空間想像	193
(二) 遊冥故事的地下空間想像與時間想像	195
(三) 遊冥故事地下空間想像對小說想像空間 的影響	199
第四章 遊冥故事系列個案研究	203
一、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研究	203
(一)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冥界觀念	204
(二) 唐太宗入冥故事人物形象的演變	207
(三)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佛教機緣與故事功能	212
二、秦檜冥報故事系列研究	216
(一) 宋元時期：秦檜冥報故事的萌生發展	216
(二) 明清時期：秦檜冥報故事的繁榮與忠奸 觀念的強化	220
(三) 從秦檜冥報故事看民間幽冥信仰的 多元性	226
主要參考文獻	231
附錄一 涉及入冥的小說文本	235
附錄二 《太平廣記》遊冥故事索引(按卷數先後)	245
附錄三 《夷堅志》遊冥故事索引	249
附錄四 《大正藏》中集中闡釋地獄理論部分及 遊冥故事	251